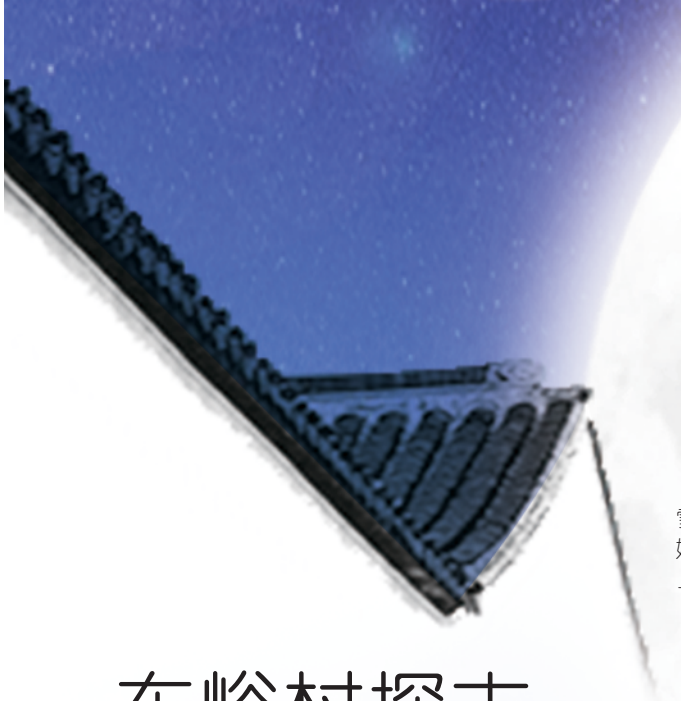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东峪村探古

□冯伟山

东峪村位于青州城区西约20公里处，现属邵庄镇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村。村不大，依黄龙山北坡而建，据史料记载，元末明初已有人烟。2017年，该村被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评为第四批省级传统村落。

东峪村的北门，村民称之为阁子。阁子为石头结构，上下两层，下层是弧形门洞，宽、高均约三米，纵深四五米。上层是一座小庙，称正宫庙，庙会是在每年农历六月十一日，直至现在依然兴盛。整座建筑由清一色石头建成，浑然一体，气势不凡。阁子西边有向上的台阶，用七块大条石铺成，直通正宫庙。庙虽小，但精致。据说前些年翻建过，前面屋檐下的两根立柱和厦板还是原物件，是石匠们用整石一锤一锤打凿而成。庙的四周用石板围成了及腰高的护墙，背面有两个石雕的兽头，嘴巴大张，应作泄水之用，艺术与现实的完美结合。整座阁子见证了历史的沧桑，浮华褪尽，大气沉稳，让人心怀敬意。

阁子左边的墙上嵌一长方形小碑，上面字迹斑驳，且有缺字，辨认了好久。从碑文大概得知，东峪村东西南三面环山，固若金汤，唯有北面一马平川，没有护村的屏障，村人便商议筹款建了这座北门，装有坚固的木门，早晨开傍晚关，限制行人出入，为保护村人的安全起到了很大作用。时间太过久远，碑上捐款人的名字已很难辨认，但基本认定二三十人，有傅、韩两姓。碑上落款日期是乾隆二十一年，即公元1756年，距今260余年了。

东峪村除了北门，还有东门、南门和西门，这些门之间用高大的石墙相连，将整个村子严严围拢。也许有了三面环山的天然屏障，东、南、西三门很小，只在相应位置留了一个一米余宽的出口而已。经过岁月的侵蚀，东门和西门已不复存在，循着曲曲弯弯的石板小路，还能模糊辨认出当年门口的遗迹。唯有南门硬撑着半边门脸，与数百米外的黄龙山相望。黄龙山由十几个山头组成，绵延百里，山势有峭有缓，植被丰茂，药材遍地，山珍满野，是一座宝山。当年，进黄龙山必出南门，这里便热闹了不少。每日有进山采药拾蘑菇的，也有去山腰平地侍弄庄稼的，更有书生着青衣小帽去山间清幽之地吟诵诗书的，他们背笊荷锄抑或手握诗书，脚步或匆匆或闲适，皆纵情乡野山林之间，实为美事。更有传说，村人傅某因留恋黄龙山的仙境，在山高林密之处择山洞而居，饥食野果，渴饮山泉，潜心修道，多年后竟得道升天，给今人留下了无尽遐想。

北门阁子是东峪村的重要门户，也是村里人出入村子连接外界的主要通道。出北门，走一小段缓坡，就是大片开阔的平地。说来也怪，黄龙山的西边、北边、东边都有群山与之遥相呼应，独独中间却有大片的平整土地。这里气候温润，极其适宜庄稼的生长。除了早春和冬天，在这里都能听到农作物拔节的声音，田野上空氤氲着一股丰收的气息。

北门阁子地势较高，站在这里，目光越过衣带相连的郭庄，就能远眺通向青州府的小路。路上坐轿骑马的有钱人，乃至挑担推车的贩夫走卒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就连路旁杨树上小鸟们的嬉戏也能尽收眼底。沿郭庄村旁的

小路一直爬坡向东，过观音沟，再翻过一座土山，就能看到繁华的青州府城了。

尽管如此，东峪村的先人还是少有进城的，城只是他们心中的一个念想。他们没事就聚在北门阁子外，聊天、喝大叶茶，再就是远眺，为路上的各色行人编织着各种故事。日日年年，乐此不疲。

岁月如白驹过隙，恍惚间三百年已逝。门洞里的石板路高低不平，泛着幽幽的光，一路逶迤向南，像一条大河的干流，连接着无数从石屋前后悄然而出的支流。石板路上铺满了尘土和干枯的小小枝条，路面的缝隙中更是长满了不知名的野草，杂而蓬勃，充满了野性。路旁是随地势而建的房屋，高低宽窄不一，但都是清一色用石块垒成，棱角分明，刀削斧劈般齐整，让人惊叹匠人的手艺竟如此精湛。

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，这种地形复杂，高低落差悬殊，且房屋随地势自然形态而建的村落出现了大的弊端。特别是运输上，极大限制了机械化，还停留在人扛马驮的原始状态，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无法提升。鉴于此，上世纪80年代，村人只好搬离旧居，在北门外平坦地带重建新村，开启新的生活。

如今，这些石头院落早已人去屋空。屋顶塌陷，落地的麦秸和高粱秸秆也化作了腐土，只留下一座座石头轮廓孤零零地立着，倔强地与岁月对峙。石头围墙里的东峪村成了一座空村，那些往事被小心翼翼地尘封起来。好在新村和旧村隔得不远，即使站在新村的外缘，也能嗅到先人留在老村角角落落里的气息，让人踏实。其实，没有距离，就是一种幸福。

现在，北门阁子依然热闹，一年四季，村里的老人都喜欢来这里聚堆。他们坐着自带的马扎，谈古论今，叙说家常，秉承了老辈人的生活习惯。他们离不开老村，过些日子就沿着石板路走上一段，边走边看，磨磨蹭蹭，是寻找过往，也是拾记忆。那种浸入血脉的情感，外人无法理解。

在北门阁子下偶遇一位腰板笔直的耄耋老人。老人很健谈，说在阁子的南边本有两三棵老槐树的，在他小时候，槐树的腰身就需两人合抱，树身中间已枯，留一大洞，他经常从洞里爬到树上玩耍，可惜在上世纪被砍倒作了烧柴。说完，一脸的惋惜。他还说，现在的黄龙山上种满了香椿，收获季节外地客商络绎不绝，山上的野生药材更是品质上乘，黄龙山真是一座金银山。兴奋之余，老人又说，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去青州市里安家落户了。

时代在变，观念在变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东峪村的先人们站在北门外举目远眺，遥想青州府如何阔大繁华的情景一去不返了。现代和历史，开放和封闭，很多时候并不矛盾，互相映照，相辅相成，倒也相安无事。不管怎样，一座承载了三百年风霜雪雨的北门阁子，一座积淀了近千年人烟的村落，一座蓬勃万年的黄龙山，一处清风拂月的世外桃源，足以让东峪村在岁月的过往中安享万年。

月满窗

□孙爱勋

窗是木格窗，嵌在房子中间的土墙上，一条条黑黝黝的窗棂，横平竖直，有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晚秋时节，天气凉了，奶奶在窗户上糊一层白纸，做一个门帘，又贴许多窗花，红艳艳开在窗户上，像浓缩版的百花园。

夜里，如水的月光漫上来，淹了窗户，窗户浸在月光里，像淳绵宣纸上的一滴墨香，酿就一杯乡愁。

外面凉意纷然，屋里温暖如春，一缕月光透过白生生的窗纸，铺洒在火炕上，屋里笼罩着一层朦胧亮光。母亲为了节约煤油，不点灯，坐在窗前的月光里纳鞋垫，一针一线，上下翻飞，女红做得细腻精致，跟白天做的毫无二致。

冬夜，寒风呼啸，把窗纸吹得簌簌响，清凌凌的月光似乎也带着寒意，如霜似雪，铺满了窗户。月色盈窗，如烟笼云树，山水苍茫。屋内，月光很淡，很美，柔和婉约，欲盈盈一握。一家人围坐一起，守着一窗月光，噼噼啪啪扒花生，花生堆在炕上，堆在月光里，像冬夜里盛开的硕大花朵。

如果窗外有一株梅花，尚未开，花苞嫩红，枝条横斜，月光将它的影子投向窗口，风过时，频频摇曳，像皮影戏，风脚动，车马喧，谁人归来？染了一身风尘。

坐在炕上看窗户，影影绰绰的黑白电影，诗意妩媚，给人留足了想象的空间，犹如绘画艺术中的留白，使作品更具深度和美感。窗口也是一幅画，月光的丹青妙笔，绘就了云中游龙，只一鳞一爪，乃见云雾蒸腾。

来年春天，天气渐渐暖起来，屋子里有了热度。吃饭的时候，父亲额头上挂满了汗珠，奶奶望一眼父亲，走到窗前，把年前糊上去的白纸，一缕一缕撕掉，外面的空气涌了进来，屋子里春意盎然。

晚上吃饭，也不点灯，一家人围坐在月光里，把玉米面饼子嚼得津津有味。直接照进来的月光，干净皎洁，跟窗户一样，呈格子形，好像画在炕席上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有时，枕着月光入眠，清新淡雅的气息于鼻翼间缭绕，风也来了，风把月光轻轻梳理，像梳理少女的一头乌黑秀发。月光如丝绸般柔和精美，铺陈在炕上，融入天光云影的梦里。

一窗月光，一窗风景，风姿绰约，风情款款，惹人爱恋得不得了。



东峪村北门



东峪村内石板路和石屋